

爷爷的鱼竿

■夏旭东

爷爷的鱼竿,承载着我整个童年的快乐。这副钓具极为简易:一根温润光滑的青竹竿,一卷平实的棉线,一枚质朴的鱼钩,还有一截芭谷穗杆做成的浮漂,便是全部家当。可就是这副简单的钓具,给予我童年最温柔的暖意,也留给我童年最纯粹、最难忘快乐。

我的家乡深藏在武陵群山之中,门前一条小河蜿蜒流淌,携着山间清风,缓缓向前流淌。河畔有一处龙王洞,藤蔓垂落掩映洞口,洞内幽深清凉。相传古时龙王栖居于此,播洒雨露、润泽良田,默默护佑一方百姓。洞前一汪清潭紧依崖畔,池水澄澈见底,鱼虾自在浅底嬉戏。微风拂过,水面漾开层层涟漪,这是我儿时夏日最贪恋的去处。

夏日昼长而清幽。吃过早饭,我便跟着爷爷到龙王洞河畔垂钓。爷爷静坐于洞前的大石之上,娴熟地挂饵、扬竿、入水,整套动作轻柔舒缓。钓钩轻落潭中,浮漂静静立在水面。这时爷爷会点上一袋旱烟,旱烟的火苗忽明忽暗,缕缕青烟随风散开,消散在清幽的山谷里。耳畔唯有溪水潺潺,连时光都仿佛慢了下来。

爷爷在下竿前,总会轻声叮嘱我:“钓鱼要静,不要吵闹。”我用力点点头。随后爷爷会取出另一根竿子,穿好蚯蚓作饵,手把手教我抛竿垂钓。年少的我心性浮躁,耐不住静坐等候,常常鱼儿尚未咬钩,浮漂稍有微动,我便迫不及待提竿,到头来大多空空如也。这时,爷爷总会语重心长地告诉我:“别急,钓鱼最忌心浮气躁。要沉得住气。”

听了爷爷的话,我端正坐姿、稳坐岸边,紧握鱼竿,目光紧紧锁定浮漂,静静等候鱼儿上钩。抬眼望去,爷爷静坐河畔、淡然从容,不言不语,目光专注,静待时机。待浮漂稳稳下沉,他轻扬手腕、顺势一提,青竹微微弯曲,银光闪闪的小鱼便破水而出。他小心翼翼地取下鱼儿,放入鱼桶,动作轻柔细致,眉眼间满是收获的喜悦。

记得还有一次,我们要爬过好几座山,去往山顶的尚家沟鱼塘钓鱼。登顶需攀爬一条漫长陡峭的长坡,刚翻过两座小山,我的双腿便酸涩发软,额头的汗水顺着脸颊不断滑落,背上的水壶沉甸甸的,每一步前行都格外吃力。望着眼前望不到尽头的陡坡,我瞬间没了底气,一屁股坐在路边的石头上,耷拉着脑袋不想继续往前走,低声对爷爷说:“不想去了,路途太远,不如原路回家。”

爷爷没有催促,缓缓停下脚步,坐到我身旁,抬手用袖口拭去我脸上的汗珠,语气温和地说道:“做事哪有不辛苦的,放弃很容易,坚持却很难。爬坡就和钓鱼一样,耐住性子,一步一步慢慢走,别总盯着遥远的山顶,走好脚下每一步就够了。”

听了爷爷的话,我抬头望向长长的坡道,咬咬牙站起身,继续向前走。

爷爷走在前面,时不时回头等我。不知跋涉多久,终于踏上山顶平地,望见一汪清亮澄澈的鱼塘,满心的疲惫瞬间消散,一股成就感涌上心头。

我们安好鱼竿,静静等候。那日运气甚好,一条鲫鱼、小鲤鱼接连被钓出水面,鱼桶很快便满满当当。提着沉甸甸的渔获返程时,我心里明白,此行收获的不仅是满桶鲜鱼,更让我体悟到:人生路上,不轻言放弃,踏实坚持往前走,终能抵达心之所向的远方。

岁月流转,经年匆匆。如今爷爷坟头的青草,枯了又青、青了又黄。后山草木岁岁荣枯,门前河水依旧潺潺流淌,墙角那根老旧的鱼竿早已落满尘埃,再也无人伴我临溪垂钓。每每看见河畔垂钓的身影,爷爷的叮嘱便萦绕耳畔,那段山野相伴的童年时光,足以抚平我成年后的所有奔波劳碌与内心焦虑。

一根青竹鱼竿,钓过山间清风、溪中流水,钓过岁岁流年、悠悠岁月,更深藏着爷爷深沉绵长、温润一生的爱意。

(作者单位:房县政法委)

夏山如滴

■余炜

盛夏风起。入伏前的一个晚上,趁着酒兴,打电话约好友卫东次日登偏头山。他没有丝毫犹豫,当即应允。次日清晨五点,醉意朦胧的我被卫东来电叫醒,连牙也顾不上刷,随便抹了把脸,便匆匆下楼跨上他的木兰摩托,一溜烟向城南驶去。

偏头山距竹溪县城约二十里,与知名的标湖林场紧密相连,属竹溪偏头山国家森林公园。这里山高林茂,环境清幽,是观光旅游、休闲度假、避暑疗养的好去处。

当日城区最高气温达到 38℃,可一拐进大裕沟,便清风拂面,凉爽可人,燥热的心瞬间沉静下来。若不是宿酒未消、周身不适,心境想必会更加舒畅。

白墙黛瓦的小楼依山就势,错落排布;绿油油的稻田沿沟铺展,清澈河水潺潺流淌;坡地上的芭谷裹着碧绿长叶,连绵山林草木葳蕤,目之所及,尽是浓郁翠色。

曲径通幽,车子驶入盘山小路。卫东车技娴熟,上山亦如履平地,灵巧自如。五六道盘旋弯道过后,我们抵达标湖林场北大门。一座高大门楼矗立眼前,预示着即将驶入标湖林场腹地。

车行茂密林间,一排排笔挺的松杉、粗壮的枞树直刺天穹。透过枝叶缝隙,一轮红日自东方天际冉冉升起。何等绚烂的色彩,何等动人的画卷!我连忙停车,取出相机想要定格这一刻,可惜慢了半拍,红日好似顽皮孩童,转瞬躲进云中。

继续前行,途经标湖场部不曾停留,路过农家乐也未驻足。又行驶十分钟,便抵达偏头山脚下。从前这条路是土路,每逢暴雨山洪,时常塌方阻断交通。如今文旅发展,道路全都铺成水泥路面,通行条件大为改善。

标湖地势高于县城,偏头山又耸立在标湖之上。标湖素有“竹溪林海”之称,偏头山则被誉为“森林公园之眼”。抬眼遥望,偏头山上的真武殿与一排楼阁悬于山间,烟云缭绕,平添几分缥缈神秘。

来不及休整,我们便开始爬山。知晓卫东患有痛风,我心中颇有顾虑。他却淡然一笑:“何妨,爬!”

登山石阶约莫四百级,我们走走停停,一路闲谈,不觉疲惫。通往山顶的道路全部铺设石阶,大幅减轻登山疲劳,几乎未曾费力,便悄然登上峰顶。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真武殿。殿宇并不恢弘,略显简朴,香火清寂,四周设有防护链。

武当山是天下第一仙山,偏头山亦是小有名气的道教圣地。相传真武祖师在此修行四十二载,功成羽化飞升之际,挥臂踞足,蹬歪山头,“偏头山”由此得名。

殿后便是偏头山主峰,峰顶方寸之地,仅能容四五人立足。石碑镌刻红色“偏头山”三字。凭高远眺,水墨般的山峦云雾氤氲,缥缈朦胧。山高人为峰。此处主峰海拔 1538 米,三面悬崖,山体形似狮头,四周群峰形态各异,环峙而立。

北侧悬崖之上,一块巨石巍然矗立,与真武殿遥遥相望。四五株大树从石缝间扎根生长,枝繁叶茂。石壁刻有“御赐金砖”“转运石”与繁体“寿”字,真正是无限风光在险峰。

我们心怀对自然的敬畏,也想趁此挑战自我,难得有机会聊发少年狂。二人相继紧贴石壁,手抓树根、脚蹬岩石,彼此推拉助力,攀上石崖。立身峭壁孤石之上,俯仰天地,纵目山河,胸中烦郁涤荡一空,深深惊叹造化钟神秀。

天色大亮,环顾四野,接天林海无穷碧,绿浪翻涌山河秀。如今偏头山森林公园木材蓄积量达 27 万立方米,森林覆盖率 92.7%,负氧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超过 3 万个,年均气温 14.4℃。因此,它被植物专家称作“生物多样性宝库”,亦是一座蕴藏深厚文化底蕴的巨大绿色宝库。

此刻,偌大山林之中,唯有我们两人。我们融于青山,青山亦拥着我们。天、地、人浑然相融,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相生相依的山水画卷。

郭熙有言:春山淡冶而如笑,夏山苍翠而如滴。倘若春日偏头山繁花竞妍、淡冶如笑,那么盛夏的偏头山葱葱郁郁、苍翠如滴,涌动着蓬勃不息的生机。

立于偏头山下仰望,山如磐石,人渺若蚁。



一桌藏岁月

■朱华琴

1989 年,我从竹溪县中等师范学校毕业,同年八月,被分配到丰溪镇下坝中心小学任教。学校为我安排了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宿舍,屋内空空荡荡,只有一张棕床,再无其他家具。

为方便日常工作与起居,我特意花四元钱添置了一张小木方桌。彼时,我的月工资仅有八十多元。这张方桌小巧朴素、结实耐用,成了我初登讲台最贴心的伙伴。平日里,它是我的办公桌,桌面整齐码放着学生的作业本,我伏于桌前认真批改、细心备课,方寸桌面承载着我的教育初心;到了周末,它便化作餐桌,摆上简单的碗筷饭菜,默默陪伴我度过清贫安稳的独居时光。

1992 年,我调往丰溪镇中学任教后,工作和生活环境都好了许多。告别下坝中心小学时,我不舍这张陪伴我三年的方桌,小心翼翼地将它搬上拖拉机,一同带到新的工作岗位。

后来,我结识了刚分配到校的青年教师陈建树,两个年轻人因志同道合结为夫妻。没有贵重的陪嫁,这张陪我走过青葱岁月的旧方桌,跟着我一同搬进了我们的小家。所谓新家,不过是学校分配的两间单身教师宿舍,简陋却温暖。而这张方桌,依旧是家中最实用的物件,默默见证着我们的新婚岁月。

再后来,我拿出全部积蓄,在集镇购置了一套两居室,终于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家。搬家那日,我再三叮嘱家人,一定要把这张老方桌搬进新居。

几十年烟火熏染,方桌一角慢慢腐朽脱落,原本方正的桌体只剩三角。原本平整的桌面变得凹凸不平,早已不复当初的模样。我始终舍不得丢弃它,特意买来一块光滑的地板砖铺在桌面,让这张老桌得以继续陪伴我们的日常。

岁月流转,这张方桌始终陪伴着我们一家人。平日里,一家人围坐就餐,离不开它;冬日寒夜,桌下放置取暖器,一家人围桌闲谈,灯火温柔,暖意融融。小小的方桌,撑起了一家人平凡又温暖的幸福时光。

数十年烟火人间,清贫岁月淬炼初心,长久陪伴教会我们知足与珍惜。我、丈夫与已然长大成人的儿子,始终坚守着同一个信念:勤俭节约、艰苦奋斗,从来不是落伍的旧观念,而是代代相传、温润立身的优良家风。

